

我与边关

融媒体策划

藏北高原,蓝天白云,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,是世界屋脊的屋脊。

这里,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士兵,在暴风雨雪与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中,书写着坚守中的坚守,诠释着边防军人的忠诚。

更多阿里军人的青春故事,请扫码观看。



扫码观看更多视频



扫码了解更多故事

俯瞰天路,看见先辈的足迹

这个决定让我转换视角,第一次领略到从空中俯瞰天路的从容与惬意。

飞机升到高位后,铺展的云层如白色的大海,看似凝固,实则翻卷,最终和天边的雪山连成一片。

临近阿里上空,飞机开始下降高度,机翼下的雪山、冰舌、湖泊,还有蜿蜒在山间沟壑的公路,皆清晰可见。

70年前,这片亘古高原没有路。根据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部署,新疆军区于1950年5月组建独立骑兵师,担负解放西藏阿里地区的任务。

1950年7月31日,先遣连从于阗的普鲁村出发,踏上了进军阿里的艰难征程。他们边侦察边前进,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昆仑达坂和库克雅达坂。

此后,在顽强坚守的半年间,先遣连出色完成了侦察道路、了解敌情、建立据点、发动群众,为大部队进军创造条件的任务。

长空悲咽,高原肃穆。次日,沉痛悼念为解放西藏而牺牲的李狄三等63名官兵的追悼大会隆重举行。

今天,“进藏英雄先遣连”荣誉室设在某团一连。时任团政委梁五一介绍说,这里存放着我们的团魂,即:先遣精神、奉献精神、卫国英雄当先。

同样是进藏先遣连有着“血缘”关系的是普兰边防连。该连连长张俊林说:“一连和我们连都是先遣连的传人,他们是编制上的传承,我们是地理位置上的传承。”

这是实情。已经住进第五代新营房的普兰边防连,至今保留着先遣连老营房的遗址,那面屹立不倒的石墙上,一条年深日久的标语清晰可见:“对党负责,对人民负责,对集体负责,对自己负责。”

我又踏上了魂牵梦萦的阿里高原。不过这一次,我是飞上去的。

17年前,我曾在南疆军区任职,走遍了高原边关的座座营盘。那时候下边防,全靠汽车。以去阿里为例,乘坐越野车从喀什出发,到叶城上新藏公路,穿越高原冻土地带奔狮泉河,

这段高海拔的国道被称为“天路”,路况很差,即便晓行夜宿也要颠簸三四天。而在我离开的这些年间,西隆交通大为改善,铁路延伸,公路成网,就连西藏阿里也有了高原机场,开通了连接拉萨、喀什及内地多座城市的空中航线。

于是,我决定换一种方式,乘坐民航航班从喀什直飞狮泉河。

飞上阿里

■孙晓青



图①:机翼下的阿里高原。图②:日土兵站第一代营房,建于20世纪60年代;图③:日土兵站第二代营房,建于20世纪80年代;图④:日土兵站新一代营房,建于2016年。

曾于2017年结伴去乌鲁木齐看望先遣连副连长彭清云的遗孀李彦清。老人80多岁了,当年和丈夫在普兰守防时,先后失去两个孩子,一个出生即夭折,一个两岁时病逝。

新藏公路年年有变化,现在柏油路面贯通全线,道路状况大为改善。尽管它与当年先遣连的进军路线并非完全重合,但官兵们始终认为,这条天路是先遣连官兵用双脚和生命走出来的,永远承载着边关军人的使命与光荣。

享受富氧,回味守防的艰辛

飞机平稳降落在阿里昆莎机场时,我看看表,从喀什飞上高原,整个飞行时间不过一个半小时。随后,在宽阔平整的柏油路上,我们驱车60公里,来到位于噶尔县狮泉河镇的阿里军分区。

军分区大院基本还是过去的格局,但是多了一些新建筑,尤其是那座富氧文化活动中心,就像停泊在海拔4200米高原上的一艘“诺亚方舟”,非常暖心。中心的设计很科学,采光充分,湿度适中,室内的各种绿植生机勃勃,加上必要时适当充氧,从而营造出一个小富氧的环境。那天,室外气温-4℃,室内却超过20℃。正在进行体能训练的一些官兵,无论打篮球、练单杠,还是在各种健身器械上活动,个个大汗淋漓却精神抖擞。

作为阿里变化的见证者,袁国祥有一肚子故事。他告诉我,阿里部队的营房,第一代是地窝子,就像进藏先遣连居住的那种,在地上挖个大坑,用木条、草席覆盖,再铺上一层土;第二代从地下搬到地上,以干打垒筑墙,上面加个顶棚,虽然仍是陋室,但解决了通风、采光问题;第三代是石头房,即用石头垒墙,比土屋坚固多了。

袁国祥亲身经历了第四代营房的建设。20世纪80年代前期,内地改革开放方兴未艾,各项建设事业如火如荼,而环境艰苦、任务繁重的西北边防部队,仍然处于睡土炕、点油灯、爬冰卧雪、骑马巡逻的生存状况。军委、总部下决心改变边防面貌,制定了西部边防建设规划,并争取到国家投资。在一次高层会议上,相关领导汇报说,边防基础设施建设全部完成需要5年时间。时任原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当即说:“不行,我的头发都白了。就3年!”

袁国祥记得,那一次,新疆的工程兵部队几乎全都上来了,光地方民工就有三四十人,号称“千车万人会战阿里”。阿里军分区的办公楼就是那时盖起来的。上级工作组原本主张修平房,说这里海拔太高,不能再高了。袁国祥却主张修楼,他说:“已经4300米了,再高十几米不算什么。”原乌鲁木齐军区领导最后拍板:同意,阿里也要修大楼!于是,一座三层办公楼拔地而起,规模虽然不大,却也是当年狮泉河的地标性建筑,后几经修整,至今仍在使用。

缺氧的问题也在逐步解决。当年先遣连进藏时,缺乏高原生存的相关知识,把缺氧当成“瘴气”,直到1954年,人们仍说不清缺氧究竟会给身体造成什么危害,有人说会导致心脏病,也有人说不利于生育。阿里骑兵部队的参谋长对此不屑一顾,说:“老子就要生个儿子给你们看看!”他把老婆叫上山,还真生了个儿子,白白胖胖,人见人爱。没过多久,娃儿即夭折在下山的路上,成为进军阿

里,建设阿里年龄最小的牺牲者之一。在袁国祥看来,长期的缺氧环境对身体肯定有损害,不讲科学不行,过分畏惧也不行。这些年,南疆军区加大了解决缺氧问题的力度,从2014年开始,制氧设备逐渐覆盖到海拔高边防连队,不仅营分区、边防团有制氧站,一线连队也普遍安装了制氧机,氧气通过固定管道接到战士床头。阿里军分区宣传干事林林说:“战士们晚上吸氧一小时,不仅生理上对恢复体力有好处,心理也是很大的安慰,大家不再畏惧缺氧,3公里越野可以放开跑了。”

我在扎西岗边防连和且坎边防连的见闻,印证了他的说法。这两个连队以前我都去过,此次却像初来乍到似的,看什么都新鲜。营房是新建的三层楼,功能齐全,住宿、吃饭、上课、娱乐、洗澡,如厕全在楼里,非常方便。午饭是自助餐,六菜一汤加水果,与内地无异。连队用电集风力、光伏、水电为一体,再也不用点油灯、买蜡烛了。

扎西岗边防连也有一座500平方米的富氧室,分为电教区、健身区、搏击区、娱乐区,严冬时节,一些体能训练课目,甚至射击训练都可以在室内进行。指导员李煜介绍,这是2016年上级配发建筑材料,由连队官兵自己动手修建的,与新一代制式营房配套,解决了冬季训练难题,提高了部队高原作战能力。某边防团副政委安杰告诉我:边关每一点细小的变化,都折射出国力的增强,以往困扰高原部队多年的吃菜难、看病难、通信难、交通难、上厕所等问题的化解,完全得益于国家的发展。现在巡逻执勤的条件也大为改善,过去以骑马和步行为主,现在多数点位可以乘坐巡逻车,必要时上级还会派出直升机加强巡逻。

游者带着家人租车来阿里,在部队看什么都新鲜,一聊才知道,他们是在阿里服役的老兵。说起当年守防的艰苦岁月,安杰听着既感动又新鲜。

两代人互相感觉“新鲜”,本身就意味着时代变了。安杰感叹:“和过去的戍边人相比,现在条件这么好,大家更加无怨无悔了。”

走近官兵,感受新人的担当

清晨,我在阿里军分区院子里散步,见几个女兵正在打扫营院卫生,便上前与一位戴眼镜的二级士官攀谈起来。

她叫田丹,是通信站综合班的班长,曾就读于新疆财经大学,大三时应征入伍,又从部队考入军校,毕业后主动要求来到阿里。

为什么是主动要求?“因为当兵期间,曾随部队到康西瓦驻训,又读过毕淑敏的小说,对阿里高原有几分向往。”田丹说。

阿里军分区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末征召过一批女兵,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毕淑敏就是其中之一,她的处女作《昆仑殇》,显然是以阿里高原为背景创作的。在她笔下,雪域高原像一幅粗犷凝重的油画,冷峻、严酷,甚至还有几分狰狞;而特定年代的高原军人,包括男兵女兵的坚毅与思考、隐忍和牺牲,又充满满怀激烈、慷慨悲歌的意蕴。也许是顾愿高原的自然条件过于险恶吧,毕淑敏那篇小说成为特例,直到2009年阿里军分区才开始恢复征召女兵。

2016年7月,田丹来到阿里。“现在已经适应了,平时基本不用吸氧。我们还开展了体能训练,天天练,跑几圈没问题。”她笑了,嘴唇似有裂口,一丝血迹染红了牙齿。

离开阿里时,正巧与一位边防营长同机。他叫惠立峰,刚刚入选南疆军区评出的新一届“十佳昆仑卫士”,专程到



△边关的云。



△边关的路。

喀什领奖。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练,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。然而,如果仅仅用“勇敢”二字形容他却并不全面。我们聊了一路,他的故事和情怀让我对新一代边关军人刮目相看。

惠立峰是陕西蒲城人,长期的守防实践让他不仅对防区地形十分熟悉,而且对各种边情了如指掌,既是“活地图”也是“边防通”。交谈中,他一再强调:“边防无小事。我们的每一次行动,都不是代表个人,而是代表国家和军队。一旦把领土守小了,可就对不起国家和人民了。”也许是组织者的刻意安排,“十佳昆仑卫士”的颁奖典礼上,为惠立峰颁奖的特邀嘉宾竟然是他带出的兵,何军。“这小子练过武术,我当连长时,连队开展散打和武术训练,就让他当教练班长。”2017年,两人都立了二等功,何军晋升为三级士官。惠立峰说:“我们的战士很可爱,他们是连队的骨干、守防的中坚,也是边防精神最可靠的传承者、捍卫者。”

短短几天,我走访了从分区机关到基层部队多个单位,同几十位官兵深入交谈。他们当中有高中生、大学生、研究生,甚至还有00后士兵。他们的学历比过去普遍提高,而责任意识和吃苦精神却不输前人。原因何在?

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坚守高原,无疑是一种崇高的奉献,而奉献的内涵又是动态的、发展的。20世纪50年代,以李狄三和先遣连为代表的第一代阿里军人,能够走进阿里就是英雄;20世纪70年代,以袁国祥、丁德福为代表的又一代阿里军人,能够守在阿里就是好汉。今天,阿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然而变中又有不变:变化的是更新,不变的是传承,新人辈出与精神传承相得益彰。正如某边防团政委王英化所说:“新时代的高原军人应该有新的风采。我们不仅要求官兵快乐守防,健康生活,还要树立起更高的守防标准,肩负起新时代的强军使命和戍边职责。”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当年高原军人打造的“喀喇昆仑精神”之光仍在燃烧,就像一场奔跑不息的火炬接力,薪火相传,没有终点。

(本版照片由孙晓青、冯毅提供)

“我与边关”征稿启事

多年前,“我”去过一个遥远的地方,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。

记忆中的那群人,守卫在高原雪峰之巅、天涯海角之滨,守卫在广阔草原深处、悬崖峭壁之旁。和平是对他们青春的褒奖,忠诚是他们写下的岁月诗行。

那个遥远的地方叫边关,那群人是边防军人,那段记忆也成为“我”生命中的一缕春风、一朵浪花……

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来,边防部队建设日新月异,边防故事数不胜数。本版特别开设“我与边关”专栏,诚邀当年工作生活在边防一线的你,讲述难忘边防经历,记录当年的所见所闻,写出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,亦可通过今昔对比,展示边防部队新的时代风采。无论是一次采访经历,还是官兵口述的故事,任何一种家国情怀和边防体验都可以与大家分享。

稿件要求真实感人,富有真情,体裁不限,字数不超过5000字,并请提供两幅以上当年采访时的珍贵图片。期待您的参与,期待您的佳作。

投稿邮箱:jfbx@163.com,邮件标题请注明“我与边关”。

投稿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解放军报社军事新闻编辑室(中国边关),邮编100832。